

張宗昌的故事(二)

唐志學

直奉大戰借步登高

咱們不是說過，張宗昌張大帥一生有三不知的嗎？張宗昌一輩子裏老是鬧不明白的一共有三碼子事：一不知他有多少錢，二不知他有多少隊伍，三不知他究竟娶了多少房姨太太。

如所週知，張宗昌是少小無賴走關東，從他的家鄉掖縣，跑到關外去亡命，辛亥那年他到過一趟上海，民國四五年他跟着開府南京的北洋之犬馮國璋當差，後來又帶隊伍上江西、湖南一帶作戰，吃了敗仗，站不住腳，又往東三省跑。從驍匪幹到張老帥張作霖的部將，得了張作霖這位關外王的提拔，又在直奉二次大戰中揀了老大的便宜，方始「貴」為直魯聯軍總司令，再在黃浦灘上耀武揚威，狂瀆濫賭，直到奉軍撤出長江流域各省，這纔回山東，當一任山東督軍。

當民國十三年直奉第二次大戰之前，張宗昌是奉軍第三混成旅旅長，駐防在遼寧海龍，手下有三個步兵團，和一個炸彈隊。等到十三年直奉

二次大戰一起，張作霖便將他擁有的六十個團步兵編組成六個軍，以姜登選任軍長的第一軍，和少帥張學良任軍長的第三軍為主力，合稱一三聯軍，負責山海關當面的戰事，跟直軍總司令吳佩孚親自統率的直軍主力正面交鋒，拚個你死我活。第二軍則由李景林任軍長，由錦州進攻朝陽，第六軍軍長許蘭洲，從開魯進攻赤峯；第四軍軍長張作相，第五軍軍長吳俊陞，同被列為後援部隊。

張宗昌的那個奉軍第三混成旅，便被編入李景林所統率的第二軍，第二軍軍長李景林原為奉軍暫編第一師師長，他手下有李爽壇的第二十三混成旅，和邢士廉的第二十四混成旅。這兩個混成旅各轄步兵兩團，騎兵一團、砲兵一團，論實力要比張宗昌的第三混成旅更強勁更整齊。此外編在奉軍第二軍的還有蔡平本的第二十五混成旅，也轄有兩團步兵，一團騎兵。打從奉軍第二軍的五個混成旅算一筆賬，其中實力較弱，隊伍不整的就數張宗昌。然而，當張老帥張作霖瀋陽點

將，第二軍唯一的副軍長，竟會落在張宗昌的頭上。

試一看直奉二次大戰前夕，張老帥張作霖所發表的奉軍六個軍，軍長暨副軍長人選，就可以知道張宗昌的那個副軍長，來得何等的不尋常了。

第一軍軍長：姜登選，奉軍老將，時任興綏駐軍統監。

第二軍軍長：李景林，遼寧境內的兩員師長之一，與張學良同為暫編第一師師長，及第二十七師師長。

第三軍軍長：張學良，老帥長子，奉軍新銳將領領袖人物，第二十七師師長，二十七師原係張作霖據以起家的基本部隊。

副軍長：郭松齡，奉軍新銳驍將，原駐瀋陽，他所率的第二混成旅，計有三團步兵、一團騎兵，和一團砲兵，堪稱奉軍精銳中的精銳。

第四軍軍長：張作相，老帥張作霖的把兄弟，原任吉林督軍。

(二) 張宗昌的事

副軍長：汲金純，奉軍老將，熱河都統，第二十八軍長。

第五軍軍長：吳俊陞，奉軍老將，黑龍江督軍，兼二十九師師長。

第六軍軍長：許蘭洲，奉軍老將，民國三年即已出任黑龍江暫編第一師師長。

副軍長：吳光新，皖系投效，是皖系首領段祺瑞的舅爺，曾任長江上游總司令，率部征川，尤且當過陸軍總長。

馮玉祥倒戈幫了忙

在上列的十一位軍長、副軍長裏面，論資歷、淵源、兵力……就數張宗昌的條件最差，可是他竟出人意外的獲得張作霖的重用，破格超升，躡登奉系諸名將之上。自難免令人咄咄稱奇，不勝驚訝。其實呢，張宗昌之蒙老帥青睞，說穿了不外下列的三項原因。

第一，張作霖看中了張宗昌的死不畏死，肯纏能拼，有心讓他這支「客軍」，充個頭陣。

第二，張宗昌在東三省闖天下，混世界，已經相當的久了。這小子也真有一套。例如，當長城裏外戰雲瀰漫，奉直決戰一觸即發，張宗昌一聲號召，便招來了好幾千名白俄兵，還有好幾百名日本浪人和高麗浪人。他另樹一幟，別開生面的組成了「別動隊」、「督戰隊」和「敢死隊」，白俄、鬼子跟高麗人，在直奉兩軍看來，簡直就是妖兵妖將了。

第三，由於張宗昌招募了好幾千名的「外籍兵團」，使他原有的三個團，和一個炸彈隊的兵

力迅速擴充，多達一萬五千餘人。而整個第二軍的兵力僅祇三萬多，張宗昌的一個旅就佔了總兵力的一半，副軍長一職，自然非他莫屬了。

自民國十三年九、十月之交的直奉二次大戰爆發，張宗昌的好運可就來啦。當直軍精銳盡出，大軍源源北調，北政府曹錕命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為副總司令兼後方籌備總司令，彭壽華、王懷慶、馮玉祥分任第一、二、三軍總司令，那時節直軍多達二十餘萬眾，奉軍傾巢而出也不過十七萬餘人，以一隅抗中原，雙方勝負，仍在未定之天。

可是，當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奉軍出關，大戰揭幕，張學良、姜登選率領一三聯軍六萬之眾，在山海關跟吳佩孚陷於鏖戰，雙方死拼了將近一月，奉軍方始略有進展，攻克石門，直軍紛紛退往秦皇島，吳佩孚正厚集援軍數萬，自秦皇島登陸，積極展開全面反攻。在那一段時期，奉軍第二軍方面，張宗昌早以拼命三郎的姿態，帶了他的敢死隊、別動隊、督戰隊、華洋雜燴、衝鋒陷陣，一舉攻克了陵源要隘，自此冷口在望，灤洲可即，張作霖一歡喜，馬上就陞他兼任第二師師長，這也就是說，張宗昌的一旅變成一師了。

實力擴充為一師以後的張宗昌，打起仗來更起勁了，他迅速推進，凌厲直前，於是再下冷口，正當要往灤縣猛衝的時候，陡然之間，驚人消息自天外飛來，馮玉祥由段祺瑞居間介紹，拿了張作霖的大紅包，這位反覆無常的「倒戈將軍」，就此出賣了直系首領曹錕、吳佩孚。那馮玉祥潛自古北口回師北平，拿下了曹錕，把他囚禁在

延慶樓，至此秦皇島方面的直軍統帥吳佩孚腹背受敵，陷於重圍，他的總司令部設在慈禧太后坐過的一列專車上，一夜之間疾駛了七百多華里，從秦皇島退到了天津總站，總算被他逃出了性命來。

馮玉祥一叛，吳佩孚一退，便留下了數以十萬計的直軍精銳，也正是北洋軍成立以來的唯一勁旅，吳佩孚的基本隊伍第三師，還有他積多年努力，一手訓練的青年軍，第十五師彭壽華、二十四師楊清臣、十四師靳雲鵬、二十師閻治堂、二十五師陳嘉謨、三十五師慈玉崑等部，全里陷在北寧路上，羣龍無首，進退維谷，眼跟前就真有死路一條。

這時節，距離這些直系殘軍最近的，就首推正向灤州挺進的張宗昌了。運氣來到，連推都推不開，他立率所部，以黑龍江的騎兵為前導，萬馬奔騰，輕騎疾進，猛一下子便攻到了灤州城下。時值灤州守軍無心戀戰，直軍統帥乏人，竟讓張宗昌輕輕易易的拿下了這一座名城，切斷了山海關和天津間的交通，他把十萬直軍，跟吳佩孚麾下的一員猛將，河南督軍兼援軍總司令張福來，全部圍困在自灤州至秦皇島一線之上了。

張少帥包八個包廂

緊接着，奉軍一三聯軍，兵分三路，大舉入關。首先攻佔了直軍根據地——秦皇島，使十萬直軍全面潰散，人人奪路而逃。奉軍一三聯軍犁庭掃穴，節節壓迫，十萬直軍除了一部份搶登海

(二) 事故的昌宗張

輪，駛往天津外，其餘的，唯有奔向灤州而來。這一下，恰好給張宗昌候了個正着，直魯豫三省，素稱大同鄉，吳佩孚的這一支直屬部隊，一向是以直魯豫三省籍的官兵為最多，張宗昌雖在奉軍，可是他籍隸山東掖縣，部下也多是直魯豫三省之人，同鄉碰到同鄉總好講話些，所以，走投無路的直軍紛紛的投向山東老鄉張宗昌。張宗昌大量吸收直系吳佩孚的精銳，人多勢壯，張宗昌這下可「抖」起來了。便在灤州一地，他就收容了兩萬餘名直系潰兵。使他的那一個旅，立即擴充為五個旅又兩個梯隊。

此所以，當奉軍源源入關，順利進佔平津，北五省幾乎全成了奉系的天下，張學良以少帥身份，入據北平，儼然成為北平的新主子，張宗昌居然也率部入衛，和張少帥平分秋色。——直奉二次大戰，由於馮玉祥倒戈，張學良統率的一三聯軍，方以一路破竹之勢，長驅直入。一路上，他所吸納的歸降直軍，也不在少，秦皇島一役，他便俘虜了直軍數萬，還有熱河方面的降軍，也由老帥張作霖，指定歸張學良改編，因此之故，當時張學良的第三軍，原來只有第二旅郭松齡、第六旅宋九齡、第二十七旅溫玉瓚三部，共計約二萬七八千人的。到了張學良進關以後，這三個旅就增設了若干個補充團，使他每一旅的兵力，不下於一師之多，人數尤較普通步兵師多出若干來。所以，民國十四年春，奉軍擴編改師，張作霖便特地設立了一個京榆（山海關）駐軍司令部，以張學良、郭松齡分任正副軍長。據統計，張少帥所擁有的兵力，已達六個步兵師，和一個騎

兵師，駐防地區，尤且東起錦州，北到廊坊，軍司令部則設在天津。

平津一帶，既已成為奉軍的天下，張少帥和張宗昌，這一對在大獲全勝，滿載而歸中成長壯大的內戰寵兒，自此也成為了炙手可熱的天之驕子。張學良以順成王府為官邸，順成王府便赫然成為北五省的「統治中心」。張宗昌呢，他在本人還沒有抵達北平之前，就先派人佔下了前北政府財政總長，狂嫖濫賭，揮金如土的王克敏私宅，充作他的駐京辦事處，地點是在北平西四南石老娘胡同，從此也就成為了他的京寓。

二次直奉成後，張宗昌頭一次到北平，少帥張學良就很給他面子，張學良曉得張宗昌愛看平劇，特地給他在戲院子裏訂了八間包廂，前四後四，並且由副官定好了座位，張學良陪張宗昌，各據第一排的那兩個包廂，其餘的六間呢，就歸二張的清客、副官、馬弁坐，以便二張的隨時召喚。

張學良所訂的這八間包廂，是接連定下三天的，他有意要讓張宗昌這一次看平劇，直看到他過足了癮為止。

頭一天晚上，張宗昌便與沖沖的，帶着大批清客、副官、馬弁，前呼後擁，浩浩蕩蕩，上戲院子看戲。殊不知，他臨走之前，身為主人的張學良，給他搖了個電話來，說是真抱歉，今天晚上他正好在順成王府官邸宴客，可能來不及趕到戲院，陪張宗昌看戲。張宗昌在受寵若驚之餘，忙說：

「少帥，您有正辦，只管請便，俺自格兒去

看，不就結了嗎？」

放下電話，仍舊領隊出發。到了戲院，往頭一排的包廂裏一坐，他的清客，副官和馬弁，也是散散落落的坐在其他包廂裏。

台上演得熱鬧，包廂裏看得出神。張宗昌正在搖頭播腦，砸嘴砸舌的叫好，轟的，右邊包廂，傳來了一陣兵兵巨響。

戲座驚豔色授魂與

張宗昌浪迹江湖，久經陣仗，早已練就了隨時隨刻，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習慣，無論到什麼地方，都在提高警覺，嚴密防範。莫看他長得又高又大，像是半截黑塔，他的行動反響却是機伶得很。當兵兵聲響傳入他的耳鼓，他一心以為那是戲院子裏有人向他行刺，頓時便是身子一閃，側過一邊。與此同時，他的濃眉大眼，也在向右邊包廂探望。

這一探望，果然就望出了事故來。

張宗昌的那一張臉，原本是繃得緊緊的，但是，當他一瞥之下，不曾瞥見刺客，反倒見到一位亭亭玉立，美得出奇的少女，正在神色倉皇，也向自己這邊探望。張宗昌立刻便堆上一臉的笑，兩隻巨眼牢牢的盯住了她，脫口而出的說：

「嗚，這妮兒好俊！」

兵兵聲響傳來時，張宗昌的副官馬弁，也是一驚而起，立即採取行動，奔出包廂，到聲響來自的方向進行搜查。張宗昌戲院「驚豔」之餘，那頭包廂已經有人搜查過了，正舉手敬禮，冲着張宗昌報告：

「報告大帥，是這妞兒站起來要走，一不小心，把茶壺茶杯碰到地上了。」

戲院子裏有那麼些人，都在朝向張宗昌的包廂張望，衆目睽睽，又在京師重地。張宗昌縱然恨不能把那名美麗的少女，一把摟過來，終是有點顧忌，於是，他故作大方，揮揮手說：

「沒事了，別難爲了人家，都給我出來，讓人家坐下來看戲！」

他原想那名少女重新落座，讓他儘看個飽的。然而，那名少女在無意之間險些闖了禍，早就吓破了膽。因此，當張宗昌的副官馬弁一離開了她的包廂，她立刻就如逢大赦的離去了。

這一頭，張宗昌眼看着俏佳人翩若驚鴻的走了，苦於不能一把拉住「人家」，他很失望，目送她的背影遠去，帶點懊惱的說：

「噢，好戲還在後頭，她怎的就走了呢？」

張宗昌的副官馬弁，大都是他的心腹親信，像他肚皮裏的蛔蟲一樣，能把他的心事，摸得一清二楚。他們眼見張宗昌饑涎欲滴，又是無限懊恨，就曉得他是看中了這位摩登大方的少女，於是，不待張宗昌令下，便湊近他的耳朵，悄聲的說：

「效帥，咱們去兩個人，先把那妞兒架回咱們駐京辦事處去。」

諂料，張宗昌却又板下臉來說道：

「不行，這兒是京師重地，少帥又在這兒坐鎮，你們不能胡來。」

副官馬弁明知他心癢難搔，言不由衷，便再低聲建議的道：

「那咱們就釘她的梢，看她住在那兒，待會兒再給您弄來！」

「嗚，好哇！」

借着高聲叫一次好，張宗昌裝傻，他算是沒有聽見那幾句話。

副官、馬弁們會意，相互擠弄個眼色，便有兩個人翻身出外釘梢去。

好不容易熬到曲終人散，張宗昌色迷迷，急吼吼的率領大批隨從坐汽車回住處。還以爲去的兩人已經把那個妞兒搶到手了呢。萬萬沒有料到，自告奮勇前去釘梢的那兩個，竟早已候在廳裏，垂手侍立，一臉的惶恐與悚懼，張宗昌一見他們就問：

「人呢？」

兩名副官馬弁直吓得面如土色，混身索索發抖的在回話：

「啓……啓稟效帥，委實是小的們道路不熟，釘住那妞兒沒多久，就再怎麼也找不到她了！」

少帥效帥誤上賊船

這一下，張宗昌滿懷熱望落了空，他的火可大啦，恨恨的一躁腳道：

「媽拉個巴子的，全是廢料，連釘個妞兒，都會給釘跑了！」

副官、馬弁直吓得魂飛天外的道：

「是廢料，小的們是廢料，是該死！」

然而，那位少女的情影，仍還留存在張宗昌的腦海之中，副官馬弁釘梢不成，他却並未死心

，他在環顧四週的問：

「下次你們再遇見了那個妞兒，能不能把她給認出來？」

隨侍在側的副官、馬弁異口同聲的答道：

「能，能，能。大帥，準能認得出來。」

抓住了他們的這一句話，張宗昌馬上就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說：

「限你們三天，把那個妞兒找到。要不然，小心你們的腦袋瓜子！」

真是五百年前風流孽債，再怎麼也閃躲不過。就在第二天，急如熱鍋螞蟻，正在逼城大索的副官馬弁們，居然在東安市場，和那名少女撞了正着。

張宗昌的副官、馬弁們喜出望外，立即行動，在光天化日之下，摩肩接踵的人羣之中，一個個涎着笑臉，將那名少女團團的圍住。

少女急了，掙紅一張吹彈得破的粉臉，在人叢中尖聲的叫：

一名副官挨上前去，脅肩諂笑的说：

「小姐，沒什麼，咱們祇不過是奉命行事，請小姐坐進汽車。」

又是大發嬌嗔的道：

「誰要坐你們的汽車？」

「不是咱們的汽車，」那名副官故作神秘，壓低聲音說：「小姐，汽車是咱們效帥的，是咱們效帥想跟小姐見一次面，特地叫小的們來奉邀。」

祇此一聲「效帥」，便就鑄成大錯。原來，張宗昌字效坤，所以他的部下都稱他爲「效帥」

而張學良的老子張作霖稱「老師」，張作霖的大兒子張學良也就被稱為「少帥」。「效」「少」二字，讀音差別很小，何況東安市場時正人語喧嘩，市聲雜沓，那名少女又在萬分情急之中，她一時錯把「效帥」聽成了「少帥」，遂使她自投羅網，終飽虎吻了。

原來，這一位少女也是頗有來歷的，她姓袁，父親也是北政府的達官顯宦，相當的有地位，有勢力。因此這位袁小姐始終都是北平市上的名媛之一。照說，再有力量的人也不能把她綁架了去，何況是在稠人廣眾之間，袁小姐的遭此一劫，祇能說她是咎由自取，或則為她的一片癡心所使然。

民國十年以後，有所謂的民國四公子，那便是北洋之虎迭任國務總理，臨時執政的段祺瑞之段承業。「關外王」、奉軍首領，東三省巡閱使



張學良(上)稱「少帥」，為民國四大公子之一。張宗昌(下)稱「效帥」，係一介莽夫，兩人容貌大不相同，但却同在北平城，使北平輔大校花自投羅網，愛慕「少帥」者，成了「效帥」的犧牲。



，安國軍總司令張作霖之子「少帥」張學良，遜請末代狀元，民國農商總長，「南通土皇帝」張謇之子張孝若，上海鎮守使，浙江督軍盧永祥之子盧筱嘉。

這民國四大公子不但身世顯赫，乃父名噪一聲，炙手可熱，而且他們自己也是年方弱冠，風姿翩翩，尤且學有專長，為大眾所艷羨欽仰。因而他們成爲了民國以降最受女性歡迎的人物，每一個人都有其獨特的專長，例如段承業的長於政治，張學良的長於軍事，張孝若的長於外交，盧筱嘉的長於交遊。

民國四大公子，自然而然的成爲國內女性衆所艷羨的理想對象，追逐目標。在民國十三年十月，奉軍戰勝直軍，張學良領軍十萬，開府北平以後，無可否認的，他已是四大公子裏最熱門的人物。

因此，這位袁小姐，也就成爲了當年張少帥的一位追逐者。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袁小姐貌若天仙，她是北平輔仁大學的校花。在直奉二次大戰之前，藉由一次偶然的機會，她曾與民國四大公子之一，張學良張少帥有過一面之雅。就由於那一次的「面面相對」，使袁小姐對於張少帥的溫文多禮，與其玉樹臨風之致備極傾倒。長日悠然神往，魂牽夢縈。當然，張少帥是絕不知情的。

就民國國十三四年的我國社會風氣而言，袁小姐誠不失爲一位熱情大膽，敢作敢爲的女性。因爲她衷心愛慕張學良，因而毅然決然的主動採取攻勢，自我追求。當她聽說張學良訂好了某大戲院的八個包廂，她祇以爲張學良必將準時前往觀劇，而不會想到張學良訂包廂僅只是爲了請請張宗昌而已，反倒害得這位袁小姐大費心機，不惜重金購求，買到了鄰近張學良的一個包廂，打算再跟張學良打個照面，看看張少帥能不能認出她來。袁小姐情深款款，用心良苦，偏偏張學良當天並不在座，她所見到的竟是人高馬大，又粗又壯，綽號「長腿」的張宗昌。大失所望之餘，她原已準備悄然步出劇場，沒想到站起身來時，不經心的碰到了茶壺茶杯，引來張宗昌的一對色眼，當晚逃過張宗昌的副官馬弁釘梢；第二天，閑來無事遊逛東安市場

，又被張宗昌的副官馬弁闖上，就因為「效」少」一字之差，她被綁架到了張宗昌的跟前。

當時，袁小姐吓得三魂少了兩魂，七魄剩了一魄，差點沒有當場暈倒過去，張宗昌却一聲心坎上的人兒被架到自己的身邊，那一份歡喜，真叫他搔耳撓腮，手舞足蹈，不知怎樣是好，張宗昌食指大動，臉孔脹得發紅，他到底是一介莽夫，竟將大家閨秀，輔大校花，當做了八大胡同下三濫的蜜姐兒。他一把將袁小姐摟了過來，硬往自己的大腿上一揪，一雙長腿權充了袁小姐的沙發，就此心肝肉呀，「可想死俺了」了的胡言亂語，連吻帶香起來了。可憐那位袁小姐雖然也曾竭力掙扎，四處閃躲，只是弱質紅顏怎禁得住張長腿的力氣大，她終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遭了張長腿的毒手。

事後，袁小姐哭得死去活來，慟不欲生，但是張宗昌的左右却監視嚴密，寸步不離。就這樣一連三天三夜，袁小姐受盡了張宗昌的折磨凌辱，欺壓蹂躪，真箇是一朵鮮花插在牛屎上。然而，張宗昌對於女人一向是沒有長性的，他還嫌這位校花小姐老是哭哭啼啼，從不肯破涕一笑呢。張宗昌正在發脾氣，說是要把她送回去。就在這時，袁小姐的父親，已經查明了失蹤愛女的下落，求一位姻親相陪，親自找上張宗昌的門上來了。

張宗昌接見袁老頭，一聽說他是來找在東安市場走失的一個女孩子，他馬上就坦白承認的說：

「不錯，是有這麼一個到處亂逛的女孩子，俺叫人把她帶進府裏，陪了俺三夜。我看她也不

是什麼良家婦女，已經給了她五千大洋，賞給俺的馬弁去了。」

袁老頭一聽這話，頓時臉色大變，情不由己的在說：

「哎呀，糟了糟了！」

却是，張宗昌還在反穿皮襖——裝伴，扮出一副關切的神情問：

「你怎的這麼着急呀，莫非你就是她的本家？」

一句「本家」，直把袁老頭的臉都氣黃了，因為「本家」是北方窩子裏的行話，意思同於南方妓院裏的龜奴。袁老頭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然而在殺人不眨眼的張宗昌跟前，偏還不敢發作。他只好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的，羞窘萬分的說：

「她……她是小女！」

詎料，張宗昌竟會一拍大腿，哈哈大笑的道：

所有姬妾就地遣散

「哈哈！這是有點兒糟，都怪俺先不知道。

不過，事情過了就算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嘛，俺叫馬弁給你把人送回去，不就得了。」

賠了女兒又大丟其臉，袁老頭哭笑不得，無可奈何，心想只要女兒能够領回就好了，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可是，事主欲哭無淚，有口難言，張宗昌反倒在端茶送客的時候，狠狠的訓了袁老頭一頓，他說：

「你就別再哭喪着臉啦，這碼子事，你們做父母的也有責任，誰叫你們儘讓大閨女到處亂逛

，這不就是有傷風化嗎？這一回，你家閨女吃了苦頭，那是她自找的，也算俺代你管教。」

既淫其女，又辱其家，也唯有一介莽夫張宗昌，才說得出這種混帳塗話。

袁老頭懊喪欲死的回到家中，隔不多久，他那位哭得猶如帶雨黎化的閨女，果然被張宗昌的一名馬弁，送回家來了。兩父女抱頭大哭，讓張宗昌的馬弁看了，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便出語安慰袁老頭說：

「聽你們哭得那麼傷心，俺就跟你說句實話。你家小姐陪過咱們大帥，可是跟別的人，一概沒事。大帥也並沒有把小姐賞給我，那祇不過是大帥他說着玩兒的，這你總該放心了吧。」

袁老頭萬般無奈，還得給那馬弁塞個紅包，說幾句好話，把他給打發走了。——再讓他那麼大聲嚷嚷，袁家兩父女就該上吊自殺啦。

張宗昌對這一件醜事，根本就沒有加以隱瞞的想頭。所以他白晝鬧市劫持少女，行強逞暴的經過，也就揚揚沸沸的傳了開去。風漸漸的傳到奉軍高級將領耳朶裏，大夥兒都認為爲張宗昌這麼胡作非爲，着實影響奉軍軍譽匪淺，但是誰又能當面指責他的不是呢？因此，便有人向「老帥」張作霖打了個小報告，張作霖一聽說了也覺得十分之爲難，張宗昌已經是方面將帥了，這種醜聞怎便戳穿了講。於是，他便打了個電報給張宗昌，給他一次強烈的暗示。張作霖在電報裏問：「你留在關外的那麼些位姨太太，要不要我派人把她們送進關來？」然而，張宗昌却在故都北平玩得正歡，他看戲看上了癮，獵艷也是左右逢源，

「大有斬獲」，所以他一心在更上層樓，大開洋葷。他要把伶王梅蘭芳叫到家裏來唱，又歪打正着的搭上了故都名妓，大胆作風聞稱第一的亞仙，留在關外的一二十名姬妾，早就被他拋在腦後了，因此，他才會覆電張作霖，中有「坤所有姬妾，乞雨亭一律就地遣散」之語，鬧了他一生之中頂大的一個笑話。

(未完待續)

袁世凱傳「一代梟雄」

章君毅 著

全書廿萬字，三百餘頁，分裝兩冊，合售叁拾陸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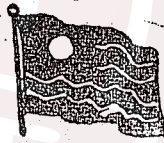
還俗記 增訂再版

鈕先銘 著

全書三十餘萬言，四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叁拾元。

購買以上兩書請撥電話七二四八〇
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帳
戶立即寄書

委刊廣告及訂閱中外雜誌
請撥電話七二四八〇



局 商 招 輪 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國 美 — 亞 南 東 — 本 日 (線航)

駐美代 辦事處	東京 分公司	高 雄 分公司	基 隆 分公司	總 司 公
地址 One World Trade Center Suite 2273 New York, N. Y. 10048	地址 日本東京都千 代田區丸ノ内 二丁目二番二 内外ビル 三〇六室	地址 高雄市蓬萊路 五五五二九六五 五五四四八六 五五五二八	地址 基隆市港西路 二二二六八 二二二六五 二二二六五	地址 臺北市館前路 46號建業大樓 9樓
電話 212-775-1010	電話 213 6941-5	電話 五五五二九六五 五五四四八六 五五五二八	電話 二二二六八 二二二六五 二二二六五	電話 三六一三一 三一七一 三一七八一 三一七八一 三一七八一 三一七八一